新刻譚友夏合集

新刻譚友夏合集目錄　鵠灣文草

卷之九

序

刻黃美中文序

黃葉軒詩義序

新刻譚友夏合集卷之九　鵠灣文草

竟陵　譚元春友夏著
海虞　楊　彝子常
古吳　張　澤草臣　評

序

王先生詩序

笑盡附神人

王先生之爲性情也人驚以爲癖相隨而議之惟春與其里之袁子不覺也以其不覺者而求王先生之性情是亦古人之性情矣以其所覺而驚驚而議者

而王先生之性情，於是乎益古人無疑焉。王先生之性情既已如此，而子又與之復述，故聞曰詩以道性情也。則本末之路明，而今古之情見矣。嗟乎性不審而各為其性，情不審而各為其情，將率天下而同為此各有之性情，以明其不辯，是其於性情也，苟然而已矣。由此而之焉，一步一趾，苟然也。由此而笑語焉，苟然也。由此而吟諷焉，苟然也。而彼方自肆曰：我以道性情，其詩之謂夫。嗟乎竭生平之力，而徒以成一苟然，而又皆果出於天然由中之言，豈不惜哉。夫性

是不審兩字誤天下許多真性情

確然自是所以絲不磨也

情近道之物也近道者古人所以寄其微妙之思也

自古人遠而道不見於天下理蕩而思邪有一人焉

（世人懷孔如此）

近道相與驚而癖之者勢也則今之癖一王先生者

亦自其天然由中之言也王先生欲以古人之道安

于性情而行于詩而欲以易乎今之所由中無勉強

之物予憂其將不可得而王先生聽之固已久矣王

先生者公安人其人抱素尚能寘心無生之旨春與

袁子皆稱爲先生焉

醉藥軒遺詩序

無可如何而亦已之性情

當此時也予益不敢觀人之詩矣末法滔滔苟濫相沿讚歎少則怨怒多必至之勢也人旣覩詩爲可興可廢之物而怨怒之後遂失一友讚歎由我甚無足恪吟者資爲體貌觀看因而涉世者非有幽獨刪靜之士不能實讚歎以待才士詩成之日而詩之一道未免以全交而廢吁可念也予友黃子伯素爲孝廉孝敬淵馴自守奇士也每囊其詩示予予手口間也甚踟躕伯素雖性恂恂無怨怒而交亦坐是不深。

久之乞一歸養其親。病漸上遂死。予既久莫見其詩
茫然于君所以進退而君之亡也猶及囊其詩示予
命其弟仲宅踵門而致遺言。予急取觀之。向聲巳杳
然無存而心升腕降神起氣落幾不知其所來予讚
歎之懷滿不能流使伯素而在寧不足以深伯素之
悲不及待死者而知存者
交而予眞實談詩之意與神是事友之心俱不得不
待乎今日也予嘗言凡為詩者非持此納交也所貴
人詩者非為我交好也當伯素在日好學深心不止
以進取自見又內行爽粹可畏而親誰不利其為友。

迨其歿而讚歎出予亦拙于交伯素矣拙于交伯素人而誠于讀伯素之詩亦庶乎詩之一道以拙交而典焉不然予惟不敢覩人之詩也斯已矣

潘景升戊巳新集序

新安潘景升年六十餘其文與詩足以自固于六十之年其名足以自固于文與詩而才多意深復以向

不肯假借于詩文而第以年力發之有微言也

來之文與詩取而質于年以向來之名質于文與詩若不足以自滿其望自盡其才自對于後世之人者而戊巳間復潔其體深其思振其衰神明其用是爲漪游濤溪二集而屬予言其故予嘗諒天下之人其

日新富

虛衷而從事于變移之途者非盡虛衷也才足以變

有夫豈虛譽

不必止于其所也其拾取于先輩莊守其故物而不

思一變且以變爲非者非盡自滿也中實有所愧恨
但才不能變以爲吾旣不能變而示人以欲變之意
不可多人以善變之能又不可不得已而安其舊以
以一共爲擬批之地　朝笑勝於今罵
笑天下之變者也嘗憶楚先達有言曰吾不復作詩
聞者愕然先達曰吾頃在世務中日不暇給何敢言
日新夫新者不得入卽舊者復將出予常竦然念其
言以自勉而景升六十有餘之年好學深思不倦皇
皇終日若有所營者能變故也景升六十年中初與
瑯邪雲杜遊驩然同志也已而與袁氏交復驩弇州

諸先生力追乎古以爲古石公遊千古之外以追乎古。今二三有志之士以爲無所爲古內古外而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即古人之用意下筆俱在是而景升復婆娑翱翔于其間其年能待其才能不衰景升得

不甚雕琢而尚旋始見

乎天前後之交如一時一士景升得乎人而予皆歸其功于變夫不變不化則又安有景升矣

秋閨夢戍詩序

古今勞臣思婦、感而生歎、夫歎之于詩、亦不遠矣。何難即形而爲詩乎。嘗有一言數語。真篤凄婉、如猿之必嘯而後已者。非盡係乎才也、歎所至也。然役或不盡于戍、時或不及于秋、情或不生于夢、體或不限于七言、律數或不至于百篇、一歎而已矣。閨友宋比玉好奇人也、偶過荒垌、垝垣心動、忽於架上得秋閨夢戍七言律百首、爲虎關馬氏女作、見其中有芳草無言路不明之句、驚怪而卒讀之。凡秋來風物水月枕

簞衣裳碓杵鍾梵。其淸響苦語。一一撻人。而至于英雄之心曲。舊家之喬木。部曲之凍餒。兒女之顯粉。有悲天憫人。勤王恤私之意焉。其夢中聲情步履。不可爲狀。一若去來于孤燈瘦影間。漁陽之道路夜經。寸腸之車輪朝轉。豈止鸛鳴于垤婦歎于室而已乎哉。

（外忍有王詩不思而得之）

者不足以盡其才者也。才者不足以盡其寃者也。誰爲題之曰香奩集。吾謂如此女郎。而以婉孌待之。但恐不受耳。或傷其太苦。予曰不然。伯兮之詩曰願言

（稽闇不出此而後乃不得不出此）

思伯。甘心首疾。彼皆願在愁苦疾痛中。求爲一快耳

亦何知其樂之為不樂也

若并禁其愁苦疾痛而不使之有萋萋餘不使之為

詩此婦人乃真太苦矣嗟乎豈獨婦人也哉

周元如遺詩序

余嘗有所負而〇冈〇偕〇

亡友京山魏太易者詩人也屢欲選刻其遺稿不知

〇屢〇歎〇三〇下〇知〇云 何 此 不 ……神動

何以故而屢止予又嘗序人詩選刻人詩如譚叟陳令皆朝入目而夕命梓氏意欲以備明詩一人一種惟恐速朽不知何以故而於太易屢止太易子弟常

〇如〇不〇知〇何〇以〇自〇解〇 〇〇〇〇〇

〇使〇人〇不〇解〇

疑之薄即予幾無以明吾厚也有時而愧念之益詩之爲道淵洞寂歷八天不尸而我徒以高輿絕才揚揚天死不惟已之歲月不積其光而同時講究之友朋俱不到乎此何從而自變何從而闡之故予冑冑

悲 淳自 深〇自 明自 鐵 之〇言

然幸而過於三十也。然後有以自致其力。與朋友同進退。始覩太易作。如覩少時自作。有不代爲高與絕才之悔。而肎以未竟之業竟此良友耶。屢選屢止。其此故也矣。一日黃子以實出其友周元如詩稿。已亡矣。已選矣。已刻矣。索予序。予歎息久之。其高與絕才如吾太易。而不久留人間更甚。與與才之明明昏上。（其所與歎惜至）者。如其人復在而年齒之脉脉地下者。如其詩已有（者正不死其至而知之也嗟嘆哀思言之益苦）進于此而又如其與與才之已歸于無存也。然則歎其年者。刻其詩可也。想其詩者。恨其詩亦可也。晉人

悼友早亡輙引苗不秀秀不實爲歎不知此苗長養於天地之間卽是秀此秀不斷於朋友之心卽是實豈在蚩蚩歲月也哉予亦歸而選太易詩矣

渚宮草序

予甲子客燕與徐公穆定交未暇言詩也越二年公穆始乘一舟走寒河園居徘徊於小橋茅屋之間因相與遊晴川夏口往來江港數十日夜日在乎寬閒之野寂莫之濱和漁人雜蘆子備極冥緬而後與公穆談詩公穆出數年詩皆令予道其工拙去取之由予盡其誠而公穆盡其虛蓋亦朋友中所難也但古人之詩亡矣予所與談古人詩者亦亡矣予尚敢言詩也哉竊念生平思有以自立空曠孤迴祗是一家

商人定矣從言卽出其所得亦人也以其詩寫見而其人可知矣

來詩情相和

而貞詩乃見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非其所安意欲上窺風雅郊廟之音中涉山川人物（時安即不能自信矣謂予以变化立論而後之興起者當霽然發一悟也）之故下窮才力升斗之量然是數者非荒寒獨處稀間渺見則雖不足以亂其情而或足以滅其力雖不足以隳其志而或足以奪其氣則亦終無由而至也矣公穆才秀朗百予少年勃勃以古今自命久之而落落瑟瑟然如有所失焉如有所失者其詩之候也予所謂荒寒獨處稀間渺見孳孳慄慄中所得落落瑟瑟之物也古之人即在通都大邑高官重任清廟明堂而常有一寂莫之濱寬閑之野存乎胸中而爲

之地夫是以緒淸而變呈公穆之候其至矣予請以渚宮詩爲嚆公穆自渚宮歸蜀蜀成都予有師在焉曰朱無易先生往質之。

汪子戊巳詩序

汪子以抑塞之奇才。閉門十餘年。與古人精神相屬與天下士氣類相宜。凡一切興廢得失之故。靈蠢啗寂之機。吞吐出沒之數。趨舍避就之情。豪聖仙佛之困。拘放歌哭之變。旣已深思而熟計。出有而入無。確于中而納于外。然後切之以舟車。證之以人物。廣之以雲水。收之以吟嘯。而歸之以不主故常。與無有常家之兩言。往與予論詩板橋霜月之中。予乃颺言曰。詩隨人皆現。才觸情自生。天不以箕笑畢。池不以魴

得力處正似聽明歷錄人說家常瑣瑣曲曲不

謝鯉賢者升降于樂府古詩之先不能者周旋于律

備不略井井有條

絕塡詞之下周旋志衰升降力薄夫作詩者一情獨往。萬象俱開。口忽然吟。手忽然書。即手口原聽我胸

以此句解

中之所流手口不能測即胸中原聽我手口之所止

物達情之妙非可力強也

胸中不可強而因以候于造化之毫釐而或相遇於風水之來去詩安往哉汪子撫予背大呼曰。然則子試觀予近詩何如也。

南北遊草序

胡應侯明府在里中稱詩，先予二十年，及予得從事于詩也，君折行輩而與之談，以其風華來相掩映，亦足以津逮乎予。如是者十年。君既博雅，翱步遍遊燕趙江淮間，去而為官，君之子曰公遠、公占者，讀君之書，與予往來談詩，遒秀追人，予幾不保其壘，而君之詩不相寄者又且數年，私心以為君力於官而倦于詩，而君自淮東往為越中令，忽函一帙詩寄予，使序，則數年來南北之遊在焉。憶里中當時與應候稱詩

者皆一時譽髦其後或厭或勸或以銷沈而應庚獨深心好古志高氣厚凡朱門蓬戶騏子虎兒皆若造化位置之以成君之詩而所經城郭山川所逢淵人衲士皆若先點染有致以待君一詩吾因而思詩之（說未可）成也有詩才有詩情又有詩福使非有詩福則在人（懼可畏人何可不自愛也）即為厭勸而在天即為消沈君苗之硯以福少而焚應劉之友以福盡而亡求才與情之無所不暢亦不（却惟此作證佐非深心用力人安能相）可得也夫人世浮膏俗酸亦必擇一福人畀之而況（信）多取造化精華之氣久奪人士筆墨之權寧渠無

乎。予奉應侯盤匜于二十年前。而今尚落落郛莒。既不及君所就。又不及君之子鋭。則亦頹然厭欹人也。福薄甚矣

古懽堂詩序

予既爲胡公占題其堂曰古懽而公占刻詩即以名其詩夫公占之刻詩葢予促之也予行天下見朝吟諷而暮登梓者多矣于儒者所謂恥佛家所謂慚愧俱不知何如則嘗以語公占曰子之于詩固搰搰然有深力艷艷然有秀采翦翦然無塵埃者也胡不鐫之以志子之勤公占曰未可也吾得其句也未得其韻也得其韻也未得其氣也得其氣也未得其神也若夫才格則得之于天矣法脉則得之于親矣葢其

其事已

儒而其若生熟足以妙其往來

覩遂昌公工詩固以詩為家學云。朕習數年採妙觀徼潔窗格芬馥焉。以待佳思之經緯。韻如嘉卉氣如美箭神骨如奇石。乎復以梓人進而公占始勃勃不自禁焉。乎謂公占君向來于詩以不工為恥。聞人以為工則又生慙愧至于今而始勃勃不自禁儒者亦有積累佛家亦有時節因緣。俱不可强乎又何言乎只為君誦良人惟古懽耳

（從其自歷以屢次序丁於）（心口之間）

萬茂先詩序

聞茂先之名者十年矣人稱其至性深凛篤實而有光深思好學不知倦怠古今高深之文聚為一區而性靈淵然以潔浩然以贖且為吾輩同調及予過鑑浮貢舟未息櫂遇一黃冠問此中人士黃冠即應聲曰萬先生萬先生予心知其為茂先也怪之何其名至是其後延接交朋所稱茂先者亦謂其與吾輩調同而人地之美如予家居十年所聞者但益以奬來學抑薄俗即緇素童孺之長一技有韵必令其聞于

人人而後快以是名益重如是則元文士所難也予

聲○取○名○而○已○

觀茂先良然而獨所謂同調者茂先不受予亦不爲

茂先受之蓋吾輩論詩止有同志原無同調客因問

今○人○往○往○以○同○志○爲○調 爲 互 相○党 標 者 不 惟 不 知 同 調 且 不 知 同 志 矣○得○謂○予○亞○

曰志與調若是殊乎予曰非但殊而已也調者志之

之而理可久

佹也有志之士原本初古審已度物清而壯壯而容

余○嘗○謂

常以内行醇備中堅外秀發爲自不猶人之言而其

走○路○頭○錯○人○其 途 始 熟 其 理 始 堅

途無所不經則試取古人之詩而盡讀之志無人不

同調無人同陶淡謝麗其佳處不同元輕白俗其累

只○是○一○派○也○自○中○無○

處亦不同譬如人相知貴知其所不足因而濟之豈

在衣履同笑哭同哉夫茂先之詩如鐘鼓聲中報晴如大江海中扁舟汎汎又如冠進賢不俗之人又如數十百人持斧開山聲振州郡而其實則幽人山行也此豈吾輩聲調所有哉而至其原本古音審度物我之志茂先無纖毫不與予同則何也所謂志也然則十年間稱茂先不容口者恐亦不能與黃冠之稱爭其深淺已

妙喻

序擬綏草

予年十大學爲詩初無師承亦不知聲病但家有文選本利其無四聲韻可出入竊取而擬之殆遍其法止如其詩題與其長短之數起止之節而易其辭亦

此直言濟南擬古之法然

自以爲擬古也越三年始有教之爲近體者是時亦粗知詩意有問予擬古詩十九首及阜孟以下諸詩者則面發赤後數年又稍進并陸士衡之擬古江文通之代擬諸作私心亦有所不慊則遂泛泛焉回翔于古詩近體之間蓋未有專力至于今愧之而要其

先輩訓人讀古謂不求其字句之用而當究其氣脈之助互相發明

循知此中升降執筆運思。輒有一二字近古者則亦卜六時刻畫殆遍瞎瞎爲我根株也然而力不專者過也予入豫章爲予茂先陳子士業皆言熊氏伯甘長于樂府五言古。已而伯甘來把其詩則樂府五言古十之六。合諸體十之四。帳中分數多寡已可喜觀其樂府樂府以被管絃爲功今未知何如也不如取

間自有得力不必讀其辭也

其離者如牧童敲進五祀歌辭之屬則離者也離而奇者也觀其五言古蒼以澹者有之深以淳者有之比興猶存。骨骼渾然。吾知其用心。吸其氣而上。不摇

其波而使下古詩手也無不合也吾猶望其稍離稍離則上矣何吸之有乎觀其諸體合離之間也雖雖亦知其從樂府五言古而來者庸病乎予因而問伯毘伯毘曰書無不閱者惟不愛閱近代文集耳嗚呼得之矣詩之衰也衰于讀近代之集若多而作古體（氣運盛衰之勢只此人不可變耳唯處吾後知其反於古也）之詩苦少也近代之集勢處于必降而吾以心目受其沐浴寧有升者乎之不閱誠是也予嘗恨古今為詩之限何以不説古體而止有律焉離之因之又從而裁其句之半以絕之甚矣其不古也人生竭歲時

忘昏目以求之精力銷隕于是而反以古詩爲餘其不知甚者乃反以古詩爲易大郊廟小田野將無眞聲之可存吾雖衰尚願從伯丹而究之不敢忘讀文選時也

二嚴音義序

有傳二嚴文字一卷于寒河者伯曰子岸仲曰子關（通篇俱有無意爲字之妙茲談治而學案茲後蘇瑣之絕轉之痕迹）其文神竟清杳合和吐潤圓巳若光若滅斎斎旭旭于西泠之上矣而且自名其社曰讀書社于尤畏之夫多涉筆少下帷固通人之大累而有道之所深恥也事業如博陸而不曾讀書文章如歐九而不曾讀書諒亦有愧于嚴氏之旨已士君子天分高塵務寡不求甚解奇際充滿然後如陸平原所云叩寂寞而求音眇衆慮以爲言者夫是以可許焉爾嗚呼天下

有饑由已饑之中郎秘密一人之書洛陽傳寫一篇之文皆汗顔事子岸子問蓋深有志于是者救人之饑豈不亦急乎哉二子尊人吾友印持氏者越之讀書人也予因愛二子文題之而諮于印持焉

汪闇夫時文序

予不幸出入于浮名之中者十餘年而厭之而友人汪闇夫曰楚人士之名其子矣次者予惡是何言也闇夫閉關十年與砌苔簷溜相朝夕以鳥空禹響爲伴（無欲現身說法又）侶而名已汪汪滄滄于海之內予雖亦厚人口耳然（是救世婆心獨切耳）常逐車船之用矣常傾和平之聽矣常嘯于阮籍不山之時矣常詠于袁宏月夜之浦矣雖無意于名而名亦有從此而得者是以自厭也故予自年漸深意漸息天下之人始有非之者而予不辯非惟不辯也

夫人自散其耳目而非耳目之散我也意乎而情

反覺天下之人墮于吾年深意怠之中適投吾厭之

惻言之類精

之意而救其所悔然不可以是而悔闇夫之名也闇夫之名生于其閉戶而不生于舟車朋友之間也乃闇夫則自悔之予近日見其道心沈退學力幽壯方自適于麏鹿之野而悔之以八關之齋六逸之竹其予名何有哉而予又告之曰名之爲物往而不知其（八句）所在來而不知其何由無形無影無首無脊浮動於不可知之中而我之根深蔕緣者遲遲與之相應亦（實之賓也）如人之鬚眉髮三者而已矣夫三者非有用於人也

而予以其無用于人而去之乎其將存之乎闇夫曰存之曰如是則名生於閉戶者何可悔也雖生于册車朋友之間而實生於閉戶者又焉足悔也哉闇夫乃檢其前後文而盡刻之

金正希文稿序

予於金子正希之文而不敢題爲制科義也直題之曰文稿猶之乎讀漢註疏爾猶之乎觀史論爾猶之乎上下諸子爾猶之乎名臣奏大家集而眞理學語錄爾故題爲制舉義而有所不可然於所爲經史子

讀古文而熟於識類取治襲易入者以發之

集之類其濶且大者近之而一言一事之美可舉以爲稱者不屑近也典則者近之而其熟滑者不屑近

矣且爲擬塞未可深道也然胸中眼中有靈秀神須知此者乃可與言古也

也質雅者近之而其舊艷者不屑近也嗚乎天下之人怵於昔人久定之名動於今人易售之路而不暇

自伸其才力精魄以爭奇人魁士之所不能致又不暇自理其喧寂歌哭以挽神鬼人天之所不能奪而日夜艱瘁燈寒虀苦從俗所號爲制科之文畢委心力以求之究竟命數所幸所不幸與此何涉哉而以予私計之凡此心力之耗與人世聲色貨財同一苦壽使其欲爲古文字則將舍此而別有古文苟眞有志性命也不舍此將無以學道由此言之彼耗心力（中舍佛所不可恐說）于舉業者其于人世嗜慾以何分別而獨得美名也乎金子年少深黙冷面隔俗無披其帷或俯面緖書

或仰臥而思其幽折，追其微茫，自尊其性靈骨體，以冐乎紙墨之上，任其所往而不欲收也。如金子一文

（自此所等而文事之精氣亦有離合輕重深淺久近等分數）

出而駭者至於不能言，愛者亦至於不能言。觀其伸紙用筆，俯思仰嘆時何如，世復有駭與愛者，但目吾所有止此耳，舍此寧復有物乎。予謂金子雖俯思仰嘆，備極寒燈苦藿之事，而卒未嘗耗其所爲心力也。何也，其心力殆歷錄然存也。吾弟服膺閟其稿，竟掩卷曰，直一味根器之言也。如是則題以文稿，而亦將有所不可矣。

管子時文稿序

士之有文如女之有色文之有先輩時輩如色之有故人新人善論色者曰顏色雖相似手爪不相如又曰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知手爪之所以妙又知素之所以勝此一人也豈目挑而心招倚門而刺繡可以徼倖于歡儂之交者哉夫時文中有多數句者（前輩論文極多攏無）而先輩常少數句有重後半者而先輩常重前半有（此緊切究轉）用過文者而先輩常用本文此論色者之及于手爪也時文中有讀之欲笑者而先輩不苟嬉有讀之欲

泣者。而先輩不苟悲。有讀之動人心曰快人口齒者。而先輩不苟艷。此論色者之明于緣素也。前輩論亡。莫究此義。有志之士。多傷心焉。友人宮子以其文投予。予驚而相向。退而告人。此于元詞宋曲中而有人焉。獨宗離騷者也。此于繁絃急管中。而有人焉。獨彈素琴者也。已而掩袂嘆息于宮子之前曰。予不得與倚門者爭旦夕之效。正坐此耳。子胡為然哉。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當此之時。吾亦未見好色者也。悔不盛年時嫁與青樓家子。盛年予勿貽此悔

隨筆點次即離騷俗骨風儀自鑒

官子曰非也，窮達，大爲，智者不愁，瀉水置地，任其所流，予乃躍然而起，官子之見達矣，所以有官子之交，豈誣哉。

刻黃美中文序

予嘗美中之文後于徐子卿先生而先于天下人天下人爭好其言且非特一好而已也蓋爭有爲其言（文人嗣謂常）者（今舉趨恐後嗟存趨奮得志而剽竊者生論害矣）凡爲其言者率壁壘拔出之材毋用此得志于天下而（嗟此且不知何言舞餘閒之徒耳）美中守諸生自如卽美中自用此得志于天下有日矣今尚守諸生自如友人金卜公浠之文士而具自輿骨者也盡刻其所爲文以書告予予于美中之文無多少長短淺深平奇濃淡亦槩一字一句一篇皆若身一葉而泛于海身孤節而支于嶽身貧兒

而究鑰于庫。身匹夫而瞻仰宮闕茫然而已爾。獨其蕊然之餘。汗消喘定。驚止味生。若竦然見其人。又若淵然見其抱出世之懷。而不甚屑于此者。故予于矣（深爲作者寫想）中之文。不可謂不知也。羡中只出入馳騁文字之中。冥心放手。求之有悔。而爲其言。與好其言者。先用此以救世。蓋天下大文章。自有一日用而决壞于浮靡纖削之人。惟羡中文出而莊語可以救讒。冠裳佩玉可以救袒裼。經史之言可以救諸子。未流不必問救自何人以何日往救。而大都不出羡中一流之文也。

有小儒者謂卜公不宜先刻作者苦心見者承響贊入他家亦復何益其言似愛美中不知大乘菩薩願人成佛即自成佛卜公者固以美中之文作佛事者也非特具目與骨也

黃葉軒詩義序

予家世學易先人蚤歲爲諸生快其難徙而治尚書因課予兄弟尚書惟弟服膺一人中道徙去去學詩三百六篇蓋三四年間事耳而弟之文已幾令四子稅讓工且富矣弟謂我曰吾樂之甚吾終日行籬間而吟諷吾終夜步窻外以追尋蓋是中有深趣矣予視其文良然但私謂六經無不美之文無不樸之義匡衡說詩可解人頤而史稱其說詩浮美深美云者温柔敦厚俱出其中弟所謂是中有深趣者也漢書

又言兒寬有俊材。以尚書學見武帝。武帝曰吾始以尚書爲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始好之。乃從寬問一篇。今上神聖。遠過漢帝。必時時問尚書。弟雖諸生。當抱異地想。勿自以爲樸學弗好。也。當使其深美如汝詩。且詩三百六篇。固予所最好。杜子美云詩是吾家物。何言徙哉。

鴻㶉文卷之九 終

新刻譚友夏合集目錄　鵠灣文草

卷之十

序

爲二李觴其尊公文

新刻譚友夏合集卷之十　鵠灣文草

竟陵　譚元春友夏著

雲間　周立勳勒卣

古吳　張　澤草臣　評

序文

大座主李翰林公帳序

吾師李翰林太虛先生典試我楚得元春輩九十六人自元春外明年在京者九十有五人僉爲師上壽錦爛爛施於庭而中無字如一片泰山碑屬同里張

于三楚楓㦲庾衛行三千里歸以授元春曰古之人
乎於此言已元春拜張子亦拜元春因曰凡弟子所
以贈其師者極難耳稱古今而道盛德賓狎之詞也
高官大爵祿潤如河媚黨志也比肩事主于斁我孤
友朋相慶幸也尠以至言要道師事也非弟子職也
不然卮酒爲壽旅進獻文一篇則側而已矣師何人
也而側以敬之故夫弟子而欲敬其師亦極難也雖
然吾於吾師也稍易吾師爲史官下筆言語紗天下
意甚淵澹而精隱相授如水和乳既已說人總矣
浩浩乎如泉之落山而不欲以文人自居身如戒衲

處子不可侵犯而與人語無所矜貴必吐盡肺腸厉
巳生平憙討求前代巳事及當時之務鍊其身心使
爲有用而風期散朗如無事人往與試我楚撤棘出
入郢城登樓賦詩把酒望江人吏隨而觀之燁然如
神仙俱極歎仰然後散是九十六人者亦若身遭羨
門安期忽納我堦陛髣髴如夢中又安用彼神藥形
茹之言爲故曰稍易也張子曰可矣元春曰未也子
見吾師胷中灑然如瓶出空無相留者然侍其側爼
而不仰喜而懼竦而愼知其有老親也坐而語仰面

思思而不敢怠。知其爲君也。

新天子三代可復太封公八十不衰吾師以忠孝一

念。教門弟子。各致於君親。勿謂是九十六人者徒髣

髴焉如夢中一遇也。孔子曰自吾得回門人日親今

改至此○梓津柞不敢以○此謙人

坐中顏子未知果元春否而使門人日親以從師於

忠孝則竊有志焉。於是元春拜張子亦拜已而兩人

者代九十四人。非向長安拜拜已滿酌勸僮僕囊錦

字。斃斃重繭而上於師。師下拜登受曰子之言爲君

親也敢不拜。

李朱實尊公序

春與李子士傑交二十年忠厚相勉過失相救蹤密（其根本全在二字定脚頭部一段）不同量而未嘗相非疾徐不同步而未嘗相强葢有（字不敢一念不苟）古人因其天性而濟之之道焉是以山川雲雨變乎前而兩人如故也其弟士彥者寡交人也而兄事予甚謹其子女予坐而受其拜不爲禮其門弟子中分（難世尚有其人其事哉恐難與淺之人言）一邦高冠岌岌見余過必揖也而兩尊人以高年紘（也）頻屏模酬肅令予趨堂前笑語如家人至于必成姻媾以孫女字予次男而後已雖古之誼交至此亦難

焉吾所爲尤難者其太公貞菴翁耳太公以落落確

确之性不苟訾笑吾嘗聞其幼所交好而其人後顯

聞于世至不能得太公一登堂者矣吾有友文人也

且貴吾見其登太公堂謁剩恭謹至不欲以比肩見（陋世俗有其人哉吾未之信）

而太公朝夕與子孫議一拜竟未果往者矣然則予（也）

幸而賤耳使予不幸而貴太公雖不易交其欲成全（不欲以此易彼意適世紛華人所能及）

日之姻媾可躁得耶雖然不以是而減太公之愼也（哉）

伯子出而雍雍穆穆太公之雍雍穆穆也仲子出而

簡如峻如太公之簡如峻如也童子見無趨無倚是

人知爲太公之諸孫，年少過于市，不佻不競，人知爲太公之子之門人，何莫而非太公也哉。蓋太公與其家人論情理常先乎法，敬愛衆常先乎晝課文行常

可作叢說採儒理。學安得有此爽利。

先乎命。喜施予常先乎聚，務酬暢常先乎醒，花晨月秋。名園古寺常先乎寢處，而伯子一言一事一珠一貝一蔞一覺一觴一盂。一笻一履。凡太公所先先之，所是是之，所借借之，順焉耳。記伯子嘗與予行村落，見茅舍中翁嫗曝背于前，子婦袒跣于後，瓦盆內少許麥飯豆羹，歡然相得，出不越田間，離不過數里，以

為人生之樂無過此者一人富貴塲父毋化為賓客（可哀可惕人孰）
（無情一至於此）
其毳化為供應眞與樂衰矣因相與一歎至今念之然
太公二子諸孫有聲有實其于富貴也甚易而太公
善教其子孫子孫不失其至性豈眞異乎麥飯豆羹
相得耶今于太公七十稱觴之日重與伯子言之大
（此心不易此帑亦不易）
公聞而喜曰吾子與譚子二十年交日深豈偶然哉

椰册序

往年蔡鍾張朱四君子爲吾册作五十文其言高質無飾上尊幃幬下光階砌是四君子由中之言也而春凛然以爲四君子能之而已矣自是向筆硯誓曰

彼其所以及人之勇焉

予雖耻爲觴觚之詞然有眞爲吾友册者有眞爲吾

實想至言之有本其于文之才俱亦遂自定

友册賢焉壽焉者有眞爲吾友之爲其母賢焉壽焉乞言者請得洗吾塵力吾思開吾友之喜懼而生吾友族屬姻黨之笑語以是報四君子其可也天啓元年七月十日吾友椰太元册孺人人袠而以其言屬

小子元春元春喜受命曰吾所矢也且自吾與太元交于太元知毋焉太元畜人似弟敬人似兄朴厚輕潤質直柔輭殆人人歸誠焉而又多聞細想掩閑息游口中無一媟褻猥瑣語非毋善訓安能如是太元則曰毋自四十八稱未亡人常以渭陽司李起家日相督勉延師問友迄無虛歲兄弟六人四厕膠庠近猶脫簪珥資子遠學子所言是也自吾與太元交于太元兄弟知毋焉太元曰予年來諸弟淪謝花飛觴拔行路惋惜不已而毋以老嫠婦收拾九廻腸一痛

卽罷遣飲食曰我幸有長子有孫八人森森蔚蔚之氣猶照里閭我提一竹杖周視門戶猶能教養子孫欲親見煢煢諸孤大則翔貴次不失爲寡逝老婦餘齒勉爲逝者加餐耳吾所聞毋言多有類公父文伯母者敢以尋常哀樂量其心耶吾自與太元交子太元田宅知毋焉毋歸柳先生相莊如賓相助如健男子荆布蕭然晨昏雜作下至筐粒机絲架瓜圃豚豈因其取予作止之便行其寬嚴伸屈之性而柳先生得以展其力于庠雍之間太元則曰從宕至腰以相

吾兄人易能也又從貶至窘以課吾兄弟不易能也

力問非淺人所為

吾聞而是之凡婦女性自我拮据自我撙散多背攢

意憤出于鑰而還扃之决不能行其志于子之師友

子决不能行其志于師友賓客如毋所聚散有道有

針直讀求一麗經

識者雖鬚眉猶難之吾嘗過太元村落氣鬯而稻香

婧非環困含備作非也

盡畋塘林阜之美牛馬蜐于榔下垣墉厠下畝次如

盡覩毋于口步趾所在特未登堂一拜耳自吾與大

元交于太元僮僕知毋焉吾同太元在山中一僕朔

而汲午而爨申酉而薪昏而書拱手而應斂而退遜

而出持柬而入雖予輩猶得使令之不惭于其主使令之也太元則曰吾毋使僮僕有法教家嚴不令之婢不俾之逸而又節其勞逸時其饑飽其恩足以勸故吾家僮婢無玩者予所見此僕耳吾乃知毋之壽于天者見事遠而不憂也鄒氏之盛于里中者毋日老而不衰也毋行年八十此八十年中榮枯愁樂之事所歷如驛舍者一一向天問事事不肯受嗟淚之

其氣與所其勞者勝哉轉折必有千里百里之

下身處乎秋冬其何能與一家終始若不與一家相

過如江潮洲頭洄汛拍天而奔光相觸不知其所

終始而種植者一人而析薪者一人而荷者一人而

買良田者一人而水耕火耨者一人而倉廩者一人也端屢更而法再變勤窳不一心隳惰不一性收糴不一量寬栗不一法家用平康何道之臻設官者欲意任法未幾而去復敗于代庖之手不如古者長子孫民吏相習孔熟不疑乃可以責之成而觀其化吾爲梛氏壽母即此意也太元得吾說退而告人信哉謂子善爲人壽母也其知我母勝我自知如是哉果其知太元母也吾請以斯文往報四君子曰塡又爲吾友壽母八十矣

郭太夫人序

元春十年時遊於郭文毅公之令子者三日無穀曰無傷曰無咎而無傷交較深好予所爲古文字質而近情介友人王子劉子屬以母郭太夫人戊辰仲夏六十之文記元春年十八九時已能慕文毅公道德氣節讀其書洞見根柢恨不及出其門下發一語原委今古資先生一咲而猶得撰斯文附於家乘觴詞之末豈偶然筆札之幸而已哉生平慕文毅不得見猶幸交文毅子因得拜儀太夫人不以春不才親承

必如是鄭重始非應付

其截髮剉薦之愛過黃離館文毅公著述處也觀其
所以延他郡邑師課無咎訴訴肅謂如文毅公聲影（與氣是點削之覺詩書）
在簾閣亭棚間而當吾失毋如失師之日尤歎羨不（道義尚屆相表）
能已焉伏讀所謂雙綸恭無數為南司農郎無傷為
中書君晉封其母各有辭而
天子之稱一則曰太夫人二則曰太夫人豈幃闌似
遂至於無以加而太夫人愾然中夜以獨食其報為
悲惟日勉諸子學問訓以居官守身廉以交正士親
端人勿失身失足為話辱門家有儆廬敘祿殘書百

卷猶然先世故物嘗曰但使天下人稱爲文毅公妻若子無愧豈在多金貝邪里中賀先由先生惇史也直以爲冊中師云元春則曰非獨司農兄弟以母爲師也文毅公亦以妻爲友當文毅官翰林日卽究心當時之務欲以其身經世救世于天下利病宗藩屬夷人才伸屈爭讓大故靡不精心極論出以磊落忼慨風節凜然恥爲詞林輕裘緩帶然使内無絡秀寃英之偶不足以商國家大事又不足以定士大夫才識文毅雖不以此鹿鹿爲庸人而入門異趣誰適爲

謀亦自有溫飽瑣談惱亂人意乃吾聞文毅生平經

而近情也

貴人告太夫人太夫人為之然然疑疑唯唯否否以
是恒得其力楊村之難力粗環左右在男子神色夷
然聽其熖息綱解此已難矣而太夫人口喃喃陳說

引此作證可謂偏人

忠義無幾微倉皇即蘇文忠之有王夫人其賢哲亦

必於其倫

古今所少而奔竄搜邏之際猶有好著書恐怖婦女
之語以此思之豈不難哉豈不難哉王子劉子曰子
之言止此矣足以壽太夫人矣無傷用其語白太夫
人且曰質而近情先文毅所好古文辭類是也因為

舉一觴

題卷送沈洧川序

滄洲沈伯子之諭吾竟陵甚奇蓋　熹廟末年逆寺勢過瑾直虐焰所及士大夫在湯鑊之中人不敢名爲楚人楚尤忌湞湞有沈給諫以忤璫意落其籍者卽君仲弟也君尚官武學教授臥不安席又潛爲楊公大洪經紀其喪伺邏日入輩方惴惴焉在危巢之下覆巢之上而君卽有天幸聞竟陵諭缺輒乞補改去君之廣文君邑也不敢作官想不敢有怨色安時順命恬然如梅福之在吳門自稱爲吏隱兩湖兩湖

> 必淡然忘名利之想而安然

> 無以僞禍之援即有天幸根本在此

分縣茫弄烟月光照賢宫每臨講壇坐收其勝肎與
扁舟所至峙磬野遂遍送聲影即執手板見上官亦
蕭然如閒遊而吾輩又與君載酒談經作肺腑交君
亦甚喜嗇嘗以疇昔之事爲塞翁之一福矣君性潔
情深家學真淳一切教化束修惟恐傷弟子之意而
至於興廢舉墜木石板築往往物𥿄用羸勸人惟休
曰吾凡以爲聖人也會
今上神明蕩滌浮雲復召還當時直臣而給諫公起
用事乃以君前後狀聞于天子于是君由資格遷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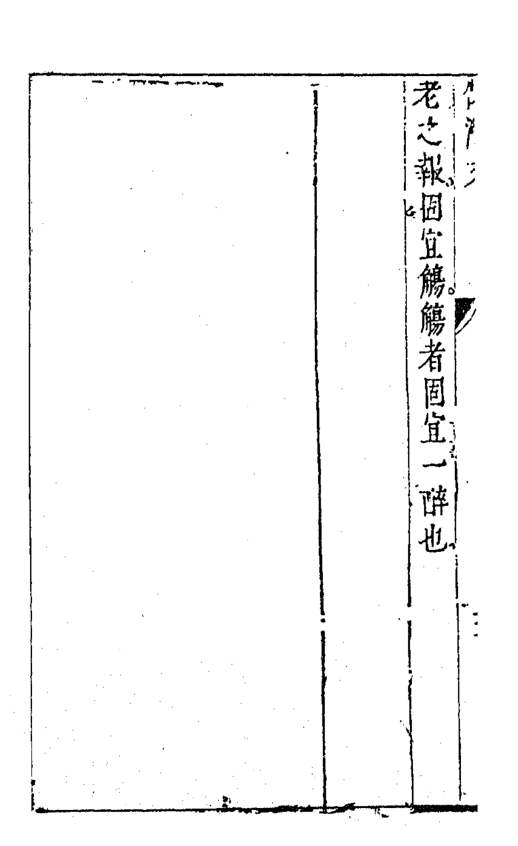
南湇川令以往予賦詩曰君才豈但有鳴琴所羨當經聖主心眾卜當時光門弟是飛住事古猶今蓋道是事也君既令湇溎與濠皆君故鄉君安樂家于濠患難隱于溎所不忘更當有在予且邀兩湖鷗鷺指兩湖漁艇僧廬以與君盟盟訖書之卷遂別

送潛然人文之盛

以潛然止之

同社請爲胡母旬壽引

元春曾同胡仲用涉北上京兆試同舍共席硯相與驅馳汲汲之郊細論金臺之下未嘗不念其母董大君元春因得聞太君生平勤劬佐其隱君爲鄉里善人已而見其伯氏靖仲氏牧皆爲名宿五孫一堂書誦聲鏗然出田廬外猶曰刺刺勉子孫以奴耕婢織之業曰豈不願爾曹青紫然老人所愛者世世可績爲者耳元春佩其語以爲友戚中賢母雖多如澹然高識過男子者獨太君與先慈氏而太君最得享難



老之報固宜觴觴者固宜一醉也

周子和存詩引

周子和年二十而死。又二十年而其子括刻其存詩三十四首。自傷其少小失父，不復記憶。又其所作詩皆亡去，不知收緝。而其所刻三十四首者，乃其初作詩也。括既已傷其父之早夭，事業文章不能見于世。

勃書詳至惻然不知其所

心怦怦若中風病酒，夜起徬徨，問于母，問于世父叔

以為世復有其人否

父，問于父執友，問于乳媼，問于所善沙明山人隣叟之屬，問于執友之僮僕，捕影掇烟，苦心詳採。或過其手書一紙，或開其衣潤布衣，騎驢出遊，或閱其弊屋

吟嘯種瓜植梅無一俗人事則悵悵喜出意外恍然遂若見其父則遂取筆而登記之喜極而悲執其友劉倜之手而泣如孝女之泝於湍瀨抱其父屍而出

挽撫夜半有難爲懷不覺係捨捨喉間如有此

也嗚乎子和才士弱冠夭枉然其精神意思復能結爲一子令其子悲號擗摽于身後以有聞于世又如鴻爪鶴唳可想難執盡失其生平得意之詩而獨留此初作數首以爲神龍之首也予讀其詩而悲之書此以寄括括之才甚美竟其志有足壯者徒悲無益也

環草小引

古詩人未有無侶者蔡鍾二公在日每有詩文率千里封題寄觀記伯敬作家傳時予臥丘園甫脫稾淋淋紙濕輒令童子疾馳送覽旋馳歸報一幅之中予未嘗不乙數字當此之時我輩交情眞不負古人也數年來王子六瑞由史氏出爲夕郎益讀書深思遠想發爲詩文使吳越遷關隴所歷登陟吟賦遥相披對慮所未安肅若有待劉白之交斯其訂焉或曰予所言詩者多仕宦人何寡韻也予正告之詩固幽深

之罷也。然而幽近寒。深近鬼高流餓病。又求至於寒與鬼而後止。往往墮而不悟。悟而不悔。吾願示之以六瑞六瑞挑青柯之白雲、弄東籬之松影、而復以鐘鼎冠佩昌昌爗爗之氣行之、彼供奉拾遺之間。因反足鄙耶。適六瑞寄環草相問、爲題其上

高霞樓詩引

暢快言之而謂之學始正旨於天下天下之學

若無秀逖之士與談詩者幸而得之以愁鬱為騷雅

譚子者能猛然一破其膏肓否

以纖艷為風格以柴門花鳥之屬為幽深前者步後者躡舉秀逖之才而小用之予竊以為恨豈獨人哉即予不才自束髮來二十五年未嘗不寄歌哭眠餐于斯而至今誦漢魏盛唐之詩何如哉友人車孝則別八年忽一僕衝八百里洞庭負其詩質予予快甚駭快乎夫孝則真秀逖之才耳得孝則而予之所以憖漢魏而遜盛唐者方有人乎究之其何肯以秀逖

止陳同父奇人也。然生平不能作詩，觀其為桑澤卿詩序，有立意秀穩造語平熟不刺人眼目之語。則同父眞不知詩矣，詩豈如是之謂耶。鄺生論山水曰峻崿百重，絕日隔霧，既造其峰，謂已踰岱嶽，復瞻前嶺又倍過之。我等作詩，眞當作如是想。願與孝則伯孔切磋究之。伯孔周楷者，固孝則友也

譚叟詩引

陽寒河四五村有譚叟者教童子村中或邀其童子去不得館即行吟潲塢間稱詩里中里中人輒笑罵之曰牛亦自稱作詩耶叟聞之大笑常袖其詩過予予多外出叟即袖其詩去後數月復來又不值又去如是者三年無勌容怒色園丁問翁何事亦不告以袖中物一日逢舍弟搜袖中良久出一帙授之曰爾兄歸爲我示之舍弟手其本荒荒然無全紙笑而應之曰諾予客歸舍弟出其帙如叟言予性不敢妄測

妙

感動人作序念頭

必如是通今人

心所世之好惡論作者經其身世歷其人而已

人高下雖褐夫星士必凝思窮幅度其所以筆起墨止故得叟詩卽屏人深讀其蛩蛙之音啞敗之習已

深謹詳細不假人筆

了半帙予猶望其能佳而最後乃得老夫病起三詩如聞其呻吟如見其枯槁如扶笻待老友至如白髮妻在旁喃喃不已人固貴自量予雖年如叟病如叟

此老方竹盛動譚子又能進所

不能爲此與語也自是如與叟徃來如三黨久之閱

詩如此何必識字若能一一識字而詩之工拙未可知

一詩復佳久之又閱一詩復佳積之得二十三首刻

而人之識才當不可得矣

焉叟僵羸如柴舉止語氣如初不識字人聽予去取其詩皆茫然覺非其初意叟名學求有字或呼爲訥

菴譚居士曰若知古人詩者不盡如此矣與

期山草小引

己未秋闌逢王微于西湖以爲湖上人也久之復欲還苕以爲苕中人也香粉不御雲鬟尚存以爲女士也日與吾輩去來于秋水黃葉之中若無事者以爲閒人也語多至理可聽以爲眞悟人也人皆言其詠茆結庵有物外想以爲學道人也嘗出一詩草屬予刪定以爲詩人也詩有巷中語閨中語道中語縹緲遠近絕似其人嘗奉倩謂婦人才智不足論當以色爲主此語淺甚如此人此詩尚當言色乎哉而世猶

撤藻數端忽以此作定論下覩世人

不知以爲婦人也

樸草引

予嘗寄徐元歎詩云想應初見處必在萬峰盤終未與元歎實斯言也實之者獨于七司直耳性入燕知

以詩酒相

司直工詩而未與接一日從之作西山遊位置泉巖

按瀏中與之相深和交移交誠詩自止

之先後雲物相答僕蹇無聲始與許交向白雲一拜約此生燕楚跙跙遲窮今古聲欬之愛不以一韻自足同遊者皆曰子矜慎許可曰司直而老其盟子何從知之予答曰吾見其樸也三百問之民間與聲可絲可嘗漢魏以前吐膈而止蘇勸李酬雖之夷狄良

不可棄故元亮田疇飲酒之言章應物不能稱之于唐蘇端明不能稱之于宋則何也文采恣川而樸心不足以達於詠也學樸者不樸紛華之習日薰其心而外飾敝車羸服高士之容人必以爲不類也司直詩書無所不涉而中有淵洮之性不隨古今增其浮艷所居京華人物之海齋銜提囊以業于京師者爭一識司直司直虛裹延覿幾畫竹箭之美而下簾卧徑若不識人間有何名流眉宇淵洮之神入于吟嘯聽其所達而不爲之動故曰詩者性情之物而性情

者皆櫟之區也區于櫟則古今聲詩之變可以一櫟盡一句而逢之矣韻也乎哉姑蘇元歎有韻人名予盍稱爲櫟人亦此意也

送鍾廣文公任武進文

春初與鍾伯子交。知其尊公曾恭廣文。因以廣文益
知其伯子也寧惟以廣文知伯子廣文而猶人之父
信人與信夫益與信得天真而信人益
未之有致也此天人合一言之深至
其初將無伯子矣廣文而猶夫居官者之父將失其
所爲伯子亦易矣廣文公性溫克。不時入州郡緇口
節身始有田廬自伯子通籍後。未嘗一步要門或世
講者拜其廬執子弟禮益恂恂不自安以爲踰涯生
乎自食其筆與力絲毫不以累伯子使子因貧而擅
宦。又食其祿以家食食叔子少子曁于孫。絲毫不以

累伯子使諸子孫因庇而離業即伯子之爲人也能不以失職之諸生易其文不以久不遷之官易其性不以可援手可熱之人易其所知非伯子則然也其父則然也予嘗以田牧言之有如子獲鷄而父望雉子牧牂而父欲文猩則其子將受命于田牧之間矣所○底○止○況○是○畬○皇○莫○措○反○之○矣皇莫措以亂于原野甚至隤足擭穽坑塹中而不顧曰吾無可奈何吾以酬父兄之望而免于譴焉耳乃伯子以諸生困也廣文慰勞之曰不諸生何如公車落矣又曰尚諸生何如視七八年官在賓旅中人奪

其顥將徘回郎署廣文遍訴所知曰吾子不第復何如子嘗察其意覺未授大行郎望大行不宜爲郎郎望郎郎不宜南郎望南廣文若常以退着靜機動乎伯子信退之先或言公何遂能至是曰公内行過人事其兄裕齋公至于使孺人莊之若翁姑奉何老人（此尤人之所難者）側加一飯一衣則脫然快損一飯一衣終日不解顏（此事思之一過人人所難矣）此在古人不能行其妻而廣文之敬兄不自露于身人但從妻子奴婢處想見之如是則名伯子何可不以廣文也請以是送廣文

少司馬蔡公撫黔文

同安蔡敬夫先生言行如古人。較然不自欺其忠孝（個是學問主處不）接物之志天下信之春事公久獨以爲能懼今世所不足者懼也公何懼之有春事公久見公於學問之（識不到十分不知其故）本末浩浩淵淵筆之所往孔上而周下贊俯而亮仰不遺力以達於深願無邊際而曰吾昔不能思嗜書不暇讀于學問無所窺嗟乎春每見有志者爲之效其一二處微肖卽揚揚氣得公何懼若此吾是以見其懼也當萬曆乙卯丙辰間公在辰陽辰與黔兵食

相及有欲用民力於苗者公執不可因自解歸去而皐皐訿訿者亦適自起滅數年來海內多事天下思公甚公亦念天下由晉岳起郎中丞民以乂安會黔夷不靖舊開府深入未還　天子乃以公爲少司馬往撫之春聞而度其故非用其才也用其氣也用其氣用其懼也方公疆項不肯輕用民力時其氣已入人肝脾矣氣藏於不可見動于不可禦古之君子懼以養氣氣以養智而今之所爲氣者皐皐訿訿而務以苟勝於人而已矣使皐皐訿訿而可以苟勝於人

氣是明稱之即

惧也

以原本言之從以渦給言之德是大學

則人歷適其若自知而自言之不究不追

焉已洩矣已盡矣豈能復有氣乎氣之所爲不可使復洩也誠以蘊之懼以守之其誠彌積其懼彌深懼日以深而氣日以達一旦不得已而用于世也則非我欲其然也氣自然也氣猶泉也泉之初萌如蚊蠕之微動視之不得何況其聽稍流爲池爲淵形見聲增至于水石交鳴喧豗不聞人語浣濯者往焉灌溉者往焉而泉則猶守其初萌之性曷往觀乎蚊蠕之微動矣公讀書深用人細見事透以神鬼自則而以豪聖望人初下黔命春適見于鄖中公虛心省躬遍

問人所以佳黠者人莫能應公自答曰教人而不教至人反躬自
責無時無事不然
於人學問之大話也氣浮與備示挹與肯綮失與何
莫應也春聞之瞿然吾所見公懼者益信矣懼者君
說至透闢處決非淺釋訓詁人可道
子所以盡天而好謀者君子所以盡人天人自足於
胸中而國運人心坦然默聽於忠孝接物之內故成
也成之為言天與人俱不必問之辭也大誥曰允蠢
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於朕身不卬自恤君
猶如此況代君者乎有鰥寡之哀以通人有天役之
造以通天未有暇自恤者不懼生於自恤自恤生於

暇心於是乎紛然問天問人而若無以通之泉竭泉
中氣不足也春素以是開於公敢述以爲送尊其所
聞竊自附于高明云爾

益誕先母六十文

人卓然以才格聞于世難矣因而有出世之思尤難人之自致其身於出世難矣因而得出世之母又難若母先有出世之思使其子才格足以聞于世而後引之出世此豈復有難易之數哉雖古之聖母有莫之或至者矣夫人子之聖其親也苟有一言一事之幾乎理邁乎俗宜乎家舉而聖之其誰能不聖之至母而有出世之思者佛母也母而佛也者苟有一言一事之澹乎想合乎道徹乎慈亦舉而佛之無愧詞

雖然人子之佛其母也非人之佛其

（皆層翻剝不欲以學。說支詞捲其大要。而文氣飽）

母也先觀乎大者而後小者以類從焉武昌有孟母

（縣，郄。風雨之忽來。）

湯太君者吾友孟登之母也方刺史公無子而子其

總憲公之仲子是即今登也字誕先者然則非嗣母

（○裏[illegible]而○微○深○出入之○○○○）

與曰母不知也母不知也是以登亦不知也春竊聞

大勢至有言十方如來憐念眾生如母念子子若憶

母如母憶時母子歷生不相違遠以太君為母誕先

為子從無始以來至于歷劫春猶指為母子殆今者

同聚一家本有母介精氣容藏冰水合和譬之粟偶

不寄甑中耳。而棲者仍吾敝。露者仍吾塲。閑者仍吾困也。吾爨之揚之炊之以成飯。吾飯也沙也乎哉。予從胎出。人道所尚。而毋不知。能使予不知。此予人世之事一瞬之榮。復何有乎。故曰觀其大也毋教誕先。才格既已卓然。天下之人傳其羆公車之文。疾于獲雋之篇。吾黨中凡相引以爲重者。必曰孟登孟登以春觀之。誕先之所以郛其母。不爲淺矣。而母尤督之尋師敎友。每偕士至。誕先雖他出。必招呼令返。惟恐後時。身自酌水量薪。與鐺湯相起止。不以盛夏爲解。

有不知巳者。戒關人勿相通而至于慈情所及黽勉
佛之是如此他人欲以一事一物
求之偏偏救之則無視跡賢愚愚伉力不能而盡之
爲慈悲安得輟方通廣
心巳不能而屬之子人不知而禱之神春嘗聞而歎
焉。母生長世家情塵不染。雖鹽豉之間。亦近于道而
春獨窺其略婦女之小見渾毋子之大同。愁城愛河。
杳然不知何往。欲率同志之人。奉爲佛毋。必如是乃
可耳。今年浴佛日。春過武昌與誕先靜任寒溪寺聽
菩薩泉雨響同山僧七十餘人經行蔬食毋聞之甚
喜貽以念珠一串。圓滑妙好是毋手所持物春心許

爲作六十文。以報毋意。而會四方交遊遺書俳儷因以堅誕先之向毋有倚劉君且寅淨名君子也請以是質之。

爲二李觴其尊公文

友人李濚李瀰常以其文質于予予爲評駁詢咨者數年二子感其意稱門人予讓不敢當（此亦今人所難）葢生平未嘗以一日長于人所爲以文贄予者無慮數十百輩而獨令二子非吾面何以謝諸君乎以是不敢當其後二子若心居業爲名諸生與予許約相友善濚有女又與予弟方之子約結婚姻（何等傷）往來如隔舍比鄰嚏唾相接以末俗世情論之師弟子無明據至是亦可以衰矣而二子修前恭不稍變不以姻友爲解予私心愧

且畏之。安得質行如古人若是。已而聞其尊人省江翁語二子曰。昔邵堯夫築安樂窩。諸門人弟子之家爭築窩待堯夫。汝曹當倣嶽歸堂制。各營一堂。但聽先生車音所至。相與迎之。使兒童臧獲皆欣欣然有展待不倦之意。是則汝曹事也。予之愧且畏也。乃滋

一言一事必與古人相頡頏言之甚折使人

甚天下人孰不高視其子弟以文章聲譽遠與人相厲。行孰肯以名諸生。不必且為大人者重自損以聞

孫退不盡而當哭隨之矣

弟子之名。孰不聽子弟薄而翁之訓。其子至引古人厚蹤妙事如此也。予雖益不敢當。而竊以為翁生平

知大義得有賢子。舉在是矣。且予之不敢當則抑有
說也。予于進好名深入胎骨。嘗記富鄭公欲官堯夫
不可。又欲命為先生處士。堯夫曰。若進豈能禁吏責
既開安更用名為。今以予于進好名之人坐受安樂
先生之奉。其詎許我若翁者乃當一二不愧堯夫耳
翁雖不務仕進。日嘗手一卷。略知前代興亡得失之
推不務仕進、讀書脩行最為真實。故儒者涉獵之名封之而快。
故及昭代實錄。有儒者所偶忘。翁輒能言之。雖敏人
不能奪。予嘗過其家。坐臥一亭中。聽予與二子論文
盤桓不能去。亭前雜植花果。察其跡。客早暮以為樂

觀少子弄枯棹散秋馬稍存其弓冶。一庭之中。本學末農。本農末漁本租庸末券責本實筵末饔飧。本愧恥末謙讓進無吏責閒無浮名無修束無佻怨無愁苦。居今之世。而有一人如翁者。予不得不指之爲堯夫。使有一人如翁者而猶愧堯夫之名不肯與予之不能爲堯夫又何待言哉。翁六十予具酒見翁。倘予也于進奸名日減一日亦願營一亭。佚臘相將用以永日難老然則翁固予之師也。二子師予予師翁。敢因二子而請焉。

卷終